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刘小枫 ● 选编

古典诗文绎读

西学卷·古代编(上)

Commentarii versuum et prosarum antiquarum

李世祥 邱立波 ●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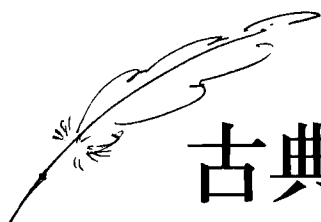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刘小枫 | 选编

古典诗文绎读

西学卷·古代编(上)

Commentarii versuum et prosarum antiquarum

李世祥 邱立波 | 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刘小枫选编;李世祥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8

(大学素质教育读本)

ISBN 978-7-5080-4622-8

I. 古…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欣赏—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②古典散文—文学欣赏—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9598 号

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下)

刘小枫 选编

李世祥 等译

责任编辑:陈希米 李玉璞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8月北京第1版

200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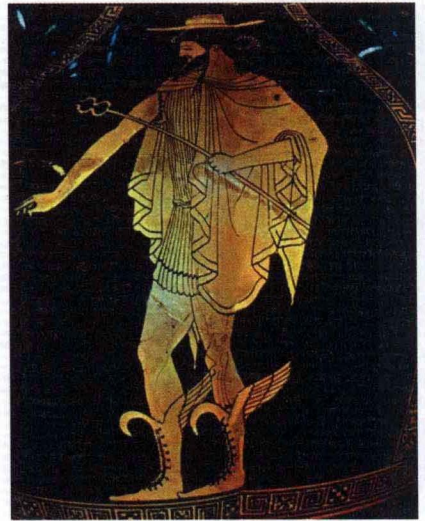
开 本:787×1092 1/16 开

印 张:62.75

字 数:1290千字

定 价:8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编者弁言

告别严酷的高考争战，满身阳光的学子走进大学，对这片更多绿荫的园地无不心起肃然憧憬：他们可能意识到，在这里自己将要度过的是今生最后一段清纯的闲暇岁月——自上中学以来，我们的少年们就几乎没有过闲暇，大量误用的文科或声光电化课程爬满了稚气的时间……人到老年，闲暇时日会自然再来，可那个时候，闲暇必然被暮气笼罩，甚至被遗憾、懊悔纠缠……

这段最后的清纯闲暇确乎珍贵无比——如何善用这段闲暇，值得每个珍视自己人生的青年憧憬。不过，值得憧憬不等于能够憧憬——多数大学青年不能够憧憬，因为，如今的大学主要培训实用技术知识，政法理工财经商贸诸科占据了如今大学的大半场地。无论中西方的教育传统，高贵的闲暇就是读毫不实用的圣贤之书。按此标准，即便大学文科学生也没可能指望拥有高贵的闲暇，因为，按照当今教学大纲，文、史、哲三科文科生首先修读的基本课程是各专业的概论和通史——从一级学科的概论和通史进到二级学科的概论和通史，让学生们获得虚假的满足：以为通过概论和通史已经掌握历代圣贤心脉。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新潮时髦论说，年轻的灵魂很快被拖进种种“主义”洪流——“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为何青春闲暇时光得抓紧时间多读历代圣贤之书？即将告别襁褓的青春少年正在甚至已经步入生命的道德牵缠，此时最需要的莫过于依伴历代前贤文迹陶铸性情，以备充分的德性涵养走向属己的人生。资器虽有大小，闻见纵有浅深，要其功化。上哲历来罕见，唯有进入古典诗文，我们才能与之相遇——“经典者，身之文也；所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西方大学教育的奠基人昆体良早就强调，大学时光务必先读、多读古人作品，后读、少读当代作品，理由是：选择作家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作家越古选错的可能越少，我国古人所谓“为文之难，知之愈难”——我们的大学如今“不述先哲之诨”，则“无益后生之虑”。

古典诗文之学，绝非中文系的一个专业行当，而是化性起伪之本。教育首先关乎雕琢性情，而非单纯学门手艺——即便习政法理工财经商贸之技，也需要先通文达理，“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其难易判若天渊。然不读书不识字，何由明理？故学技必先学文。……文理二字之为锁钥，其所管者不止千门万户。盖合天上地下、万

国九州，其大至于无外，其小止于无内，一切当行当学之事，无不握其枢纽，而司其出入者也。……三教九流，百工技艺，皆当作如是观”（李渔《闲情偶寄》）。

滋养性情者，向来是敦厚的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不学诗，无以言”——用昆体良的话来说，涵咏经典诗文，观于嘉言懿行，方能培育优良的政治观念和辨美恶目光如镜的审鉴能力。大学基础教育若以形而上学化的哲学史取代古典诗文，无异于把尚且支离恹恍的心智驱往思辨的荒漠。所谓“学诗”，如今不仅当习诵我国历代经典诗文，亦当细窥西方经典诗文——“生今之世而慕古之人，观乎古人则今人可知”；生华夏而慕观西域古书，则华夏圣哲贤明可知，道理就在于：性之所近为心之所之。古代圣哲贤明之书，无论中西，都不按文、史、哲、经济、政法、物理分类，而是按“体”分类——“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古书之“体”大要分文与笔两类：讲究韵律的各种诗体为“文”（古人称“有韵之文”），不讲究音律的各种文体为“笔”（古人称“无韵之笔”）——用今天的语文来讲，不外乎“诗”“文”两类，西方经典亦无例外。如今的文科分类，把青年学子赶进预设的胡同，让他们纵有闲暇也无从遇到好些历代前哲。

《古典诗文绎读》打破现代化的学科分割，以可读性强的原典绎读开学养正，不仅为人文科学的本科生也为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基础读本，亦可供理工农医科学生休闲。所选篇章多从某个视角或细节入手绎读古典作品，引发青年学子亲自进入作品，细察性情心术之微，“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所附“作家小传”力求生动活泼，“原典阅读指引”则约而精要，仅列可读的原典版本（或中译本）和基本参考文献。

唯有扶持素质教育，方能保育后学天素，发其英华——《古典诗文绎读》编译者愿倾方寸赤诚，为斯世扫榛莽，为学子营闲暇。

刘小枫

2008年5月於沐猴而冠斋

“西学卷”说明

我国文教年逾千祀不绝若线，“古典诗文”家珍可从先秦一直数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几经断裂，所谓“古典”之义因此有所不同：狭义的“古典诗文”指从荷马至文艺复兴前的历代经典诗文，广义的“古典诗文”家珍则要数到十九世纪末。文艺复兴以降，固然已是西方现代文明发轫期，但十九世纪末，反“现代”的端倪已然可见，所谓“现代”亦成新的“古典”——如今所谓“后现代”，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走红，实际兴于十九世纪末；由此观之，我国新文化运动起步便一脚踏入后现代，是非纷乱，在所难免。

因此，与“国学卷”有别，《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分古代编和现代编两种——古代编从荷马至但丁止，现代编从马基雅维里至尼采止，以便现代的古典与古代的古典，离合异同一目了然。

“西学卷”并未揽括所有重要的西方古典作品，合适的绎读文章难觅是原因之一，《古典诗文绎读》旨在引发学生阅读原典，凡迄今未有中译本的也未选绎读。

参考文献多引《经典与解释》（CSCCI来源集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1-2辑[上海三联版]，3-29辑[北京华夏版2003-2008]，引用时仅注明期号），盖因诗文绎读要在“品味”，不是“文学批评”，可资参看的阅读文献有限。“批评”的含义是“评判”“挑错”“商榷”，作为一种学风或观念，源于现代西方的新派考据学；“评判”“挑错”“商榷”的学风显然不适用于古典作品，因此这类文献宁可不用。

“西学卷”古代编和现代编各含上下两册，用作教辅读本，每一分册可供一学期素质教育课程使用，合则可供两个学年。

编 者

目 录

[上册]

编者弁言/刘小枫 (1)

“西学卷”说明/刘小枫 (3)

荷马 (约公元前 8 世纪 - 前 7 世纪)

首领普里阿摩斯及其城和子 弗劳门哈弗特 撰 [温洁 译] (3)

奥德修斯的名相 刘小枫 撰 (29)

赫西俄德 (约公元前 8 世纪 - 前 7 世纪)

诗人的“权杖” 刘小枫 撰 (41)

《劳作与时日》中的正义与农事 纳尔逊 撰 [刘麒麟 译] (51)

埃斯库罗斯 (公元前 525 - 前 456 年)

普罗米修斯、宙斯和伊俄眼中的正义 斯文森 撰 [乔戈 译] (73)

《奥瑞斯忒亚》三部曲中的正义 恩本 撰 [乔戈 译] (96)

索福克勒斯 (约公元前 496 - 前 406 年)

《安提戈涅》与共同体问题 萨尔赞尼 撰 [李小均 译] (117)

哲人王俄狄甫斯 刘小枫 撰 (135)

希罗多德 (公元前 484 - 前 425 年)

法的悲剧 戴维斯 撰 [黄旭东 译] (163)

民主的起步 欧文 撰 [吴小锋 译] (179)

史与诗之争 巴特基 撰 [吴小锋 译] (196)

欧里庇得斯 (公元前 480 - 前 406 年)

欧里庇得斯与血气 特斯托雷 撰 [李小均 译] (215)

希波吕托斯和菲德拉 阿纳斯托普洛 撰 [李小均 译] (226)

修昔底德（公元前 460 - 前 400 年）

修昔底德的历史身位 魏朝勇 撰（239）

修昔底德笔下的自然世界和政治世界 普罗耶蒂 撰 [李世祥 译]（253）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450 - 前 385 年）

阿里斯托芬对平等主义的批判 克瑞默 撰 [杜佳 译]（263）

怀有希望的情欲：阿里斯托芬与喜剧净化 里克福特 撰 [黄薇薇 译]（276）

色诺芬（约公元前 434 - 前 354 年）

《居鲁士的教育》中的欺骗 威登 撰 [王双洪 译]（305）

苏格拉底哲学的政治辩护 潘戈尔 撰 [李永晶 译]（326）

色诺芬的哲人之旅 郝岚 撰 [邱立波 译]（340）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8 - 前 347 年）

神话故事的意图：《普罗塔戈拉》和《美诺》 怀斯 撰 [郭振华 译]（373）

阿里斯托芬讲辞中的政治与爱若斯 路德维希 撰 [李世祥 译]（388）

《斐德若》笺释 弗里德兰德 撰 [朱雁冰 译]（407）

灵魂的黄泉之旅与《王制》的哲学神话 郝岚 撰 [邱立波 译]（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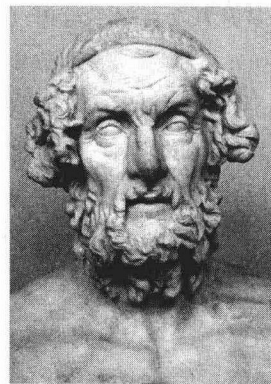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 384 - 前 322 年）

苏格拉底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政治形象 特西陶 撰 [郭振华 译]（451）

亚里士多德对民主“设想”的批评 林赛 撰 [李世祥 译]（468）

从《诗学》看哲学与诗之争 巴特基 撰 [李永晶 译]（485）

小传及阅读文献指引 娄林 撰



荷马

Homer

约公元前 8 世纪 - 前 7 世纪

历史上真有过荷马这位诗人吗？有些现代考据家、史学家喜欢这样问，实在无聊。古老的希腊人民从没有怀疑过荷马是《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修斯》（*Odyssey*）的作者，虽然关于他的生平完全没有留下任何可靠材料，但卡利诺斯（Callinos）和西摩尼德斯（Simonides）等古希腊诗人都言之凿凿地提到荷马，希罗多德还推算出荷马的大致年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位诗人本身，而是《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这两部作品本身，即便作为传说中的诗人，那又何妨？

事实上，关于荷马的传说不少：“荷马”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语的爱奥尼亚方言，意为“盲人”，也有人说是“人质”的意思；据说有十几个（一说九个）希腊城邦自称荷马的故乡，无论荷马故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肯定，古希腊人无不以荷马为荣；归于荷马之名的作品，除《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外，还有《荷马颂歌集》。

据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在出征时，总会随身携带《伊利亚特》。“伊利亚特”就是关于伊利翁城（即特洛伊）的故事之意，开篇第一个词语“愤怒”给整个诗篇打下底色。荷马切入的叙述时间更巧妙：全诗只记述了一场历时多年的酷烈战争第十年中的几十天内发生的事情，结尾以赫克托尔的葬礼戛然而止，如此大刀阔斧的魄力和精巧编织情节，让人很难想象会是一种“集体创作”。

《奥德修斯》的故事与《伊利亚特》有隐秘的内在关联，描写特洛伊战争后希腊军领袖奥德修斯的返乡历程。诗名“奥德修斯”何意？一直到十九卷行 407 - 409（也就是诗快要结束的时候，注意这个位置），荷马才写道：“我来到这片人烟稠密的地方时/曾对许

多男男女女怒不可遏/因此我们就给他取名奥德修斯。”联系到全诗第四行诗句（在海上凭着那份心力承受过好多苦痛），我们或许才有些明白，这是怎样的旅程。

青年尼采在《荷马的竞赛》一文中曾经以荷马为标杆，把希腊时代分为前荷马时期和后荷马时期。简言之，是荷马塑造了希腊人的民族特性，柏拉图也早已说过，“荷马教育了希腊人”——怎会没有荷马其人？

原典阅读指南

1. 《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奥德修斯》，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2. 程志敏，《荷马导读》，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
3. 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程志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4. 西格尔，《荷马中的英雄、歌手和传说》，程志敏、杜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首领普里阿摩斯及其城和子

弗劳门哈弗特 (Mera J. Flaumenhaft) 撰

温洁译

荷马笔下的特洛亚人 (Trojans) 和阿开奥斯人 (Achaeans) 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戎装一样, 甲冑相同, 崇奉同样的神祇, 而且, 在最具说服力的希罗多德式的习俗检验 (in the most telling Herodotean test of custom) 中,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荷马说到, 与阿开奥斯人的差别在于, 特洛亚人及其盟军 (allies) 并不全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伊利亚特》, II, 804; IV, 438)。^① 幸运的是, 这部诗作中, 人人都说希腊语。但是, 他们以同样方式说着同样的事情吗? 反复阅读本书, 我们发现敌对双方的共同人性是如此引人入胜, 以至于人们很难留意到他们的相异之处。我对特洛亚人和希腊人感兴趣, 并非受追寻历史知识的欲望驱使。我感兴趣的是普里阿摩斯 (Priam)、帕里斯 (Paris)、赫克托尔 (Hector) 以及与他们故事密不可分的、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些城国 (the kind of city)。我不打算详谈阿基琉斯 (Achilles) 的盛怒, 而是谈谈阿基琉斯以及他的阿开奥斯同伴们, 从而希望有助于对特洛亚人的思考。这个双重故事的结尾, 为什么会是一位在位多年的亚细亚王与一个年纪轻轻就注定死去的希腊武士的相遇? 为什么《伊利亚特》的开头和结尾都说到赎回孩子?

一、普里阿摩斯及普里阿摩斯的城国

《伊利亚特》中, 荷马虽未涉及赎回事件, 但时间上它却远远早于《伊利亚特》讲述的故事。从《伊利亚特》的零星段落我们得知, 普里阿摩斯的父亲拉奥墨冬 (Laomedon) 不是个一诺千金的人。阿波罗 (Apollo) 和波塞冬 (Poseidon) (VII, 455; XXI, 436 - 457) 为这老王建造了他的新卫城城墙, 他却未付给两位天神议定好的酬劳, 两位神祇一怒之下, 向特洛亚送去了瘟疫和海怪。赫拉克勒斯 (Heracles) 前来搭救, 从海怪那里救出了拉奥墨冬的女儿。但这老王又食言, 犯了老毛病, 没付许诺的酬金, 赫拉克勒

^① [译按]《伊利亚特》中译, 采用罗念生、王焕生译本, 上海人民版 2005 (与本文英译有出入的地方, 据英译有所改动);《奥德修斯》中译, 采用王焕生译本, 人民文学版 1997。

斯于是劫掠了特洛亚城(V, 638-642; XX, 145-148)。他杀了拉奥墨冬, 将其女远嫁他方, 不过赫拉克勒斯允许这女儿救一名囚犯。她选择了自己的哥哥, “捷足的”(swift-footed) 波达耳刻斯(Podarces), 他以普里阿摩斯(Priamos)这个新的名字成了特洛亚的统治者或重建者。这个名字听起来带点异国腔, 意思不甚明了, 但希腊语的意思是“已缴付”或“已赎回”(I, 99; 《奥德修斯》I, 430; XIV, 115, 452; XV, 483)。普里阿摩斯——这个利用别人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却不依言行事的老王被赎回的儿子, 就这样进入到故事中。就尊重他人的财物而言, 拉奥墨冬的某些后裔似乎遗传了他不负责任的态度。普里阿摩斯早先的名字是波达耳刻斯, 它常常出现在《伊利亚特》中, 通常用来形容“捷足的神样的阿基琉斯”。当垂垂老矣的普里阿摩斯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赎自己的儿子时, 他就要遇到另一位波达耳刻斯了。

在《伊利亚特》中, 普里阿摩斯被称为“达耳达诺斯(Dardanus)之子”——达耳达诺斯是他的第一位凡人祖先, 或“拉奥墨冬之子”, 或干脆就叫“特洛亚人普里阿摩斯”, 他统治的城被称为“普里阿摩斯之城”, 城中居民被称为“普里阿摩斯和普里阿摩斯的子民(laos)”(IV, 34), 或“普里阿摩斯, 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以及其他的特洛亚人”(IV, 35-36)。这些固定的表达式意味着, 这个不断膨胀的部群一向被认为与普里阿摩斯王及其家庭有关系。从政治上、心理上——而且很大程度上从遗传影响上讲, 特洛亚人都是“普里阿摩斯的子民”, 正是普里阿摩斯重修了他们的城墙, 重建了城堡(citadel)。当阿伽门农(Agamemnon)请求宙斯允许他摧毁特洛亚时, 阿伽门农祈祷自己能够把“普里阿摩斯的厅堂(hall)夷为废墟”。

比较一下特洛亚人和那些前来攻打他们的军队, 其益处显而易见。在阿开奥斯人的营地里, 没有神庙、坟墓或地界标(landmarks), 没有妻子, 当然, 也没有孩子。但是, 虽然阿开奥斯人并未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建成一个持久的政治部群, 他们的确让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部群的特征。不过, 由于他们不像“普里阿摩斯的子民”一样, 是个“部族”(folk), 所以, 他们已经成形的种种制度(institutions)和行为习性, 就明显少于定居下来的特洛亚人。这些成形的制度和行为习性包括政治集会、分享祭品、共餐以及说书, 还有竞争性(competitive)的葬礼游戏(有关这些制度在特洛亚人和阿开奥斯人的语言中反映方式的讨论, 参 Mackie 1996。虽然观点不同, 这本有趣的书却证实了我自己的许多结论)。

荷马花了大量时间来描绘由传令官(heralds)正式召集的阿开奥斯人的集会。这位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就是那位“被授予了权杖的王”(sceptered king)阿伽门农, 他带来的船只最多。在其谱系中, 阿伽门农描述了自己的权杖, 它标志着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拥有持续的、宙斯认可的权威。但聚集在这里的阿开奥斯军队, 并无基于家庭的等级制度、议会和另一些个体——即那些在其自己的领地“被授予了权杖的王”——给阿开奥斯王出主意。他们对抗阿伽门农的能力是造成破坏的根源, 而这破坏性根源也造就了荷

马的故事。虽然有些人与父亲、兄弟或表亲堂兄一起来，希腊各分遣队（contingents）的首领却与出生无关。从习俗上讲，阿伽门农是他们的头儿，但却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头儿（first among them, but first among equals）。与刻绘在阿基琉斯盾牌上的那座城国所表现的情形一样，在阿开奥斯人的集会上，由传令官指认发言人。每个站起来说话的人，要么杵着权杖要么把它举到空中，与会者表露出他们喧闹而清晰的反应。当阿基琉斯断绝与阿开奥斯部群的关系时，他就把权杖狠狠摔在地上。

相较之下，特洛亚人的聚会（agorē）则是在国王的宫室（oikos）或住处的门外举行，不论视觉上还是政治上，从高耸的卫城上看，国王的宫室都统辖着城国，处于城国的中心（II, 787–788; VII, 346）。特洛亚唯一被仔细描绘过的地方，是这座宫殿的内室和柱廊，以及在附近的帕里斯和赫克托尔的住处。某些史学家宣称，特洛亚不过是迈锡尼宫廷文化与发达的城邦之间的过渡，倘若如此，其物质的和政治的配置显示，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特洛亚的这些集会和议会，并不是扩大的公开审议或辩论的场合，相反，通常不过是仓促交换意见或无足轻重的提议，而且并未见诸行动。不妨考虑一下《伊利亚特》前面部分的一些例子。

对那些眼睁睁看着海伦初次现身于特洛亚的长老们而言（III, 146–160），要他们去打仗的话，是太老了，但他们却被认为是很好的出谋划策者。这些“特洛亚人的领袖们”震撼于海伦无与伦比的美貌，明白了为何成千上万的男人会为她上战场。他们也承认，她正招来浩劫，应该把她送走。他们在望楼（wall）的聚会算不上正式的议会，他们微弱的、蝉鸣般的声音，于决策无用，如同他们衰朽不堪的身体对战争起不到作用。普里阿摩斯把海伦叫到身边，明白无误地对她说，不是她，而是天神们应该对他面临的麻烦负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普里阿摩斯在考虑长老们的说法，或他自己打算把海伦送走。在《伊利亚特》的第六卷，赫克托尔回到特洛亚时，他说他会邀请女人和“足智多谋的老人”（VI, 113–114）向诸神祈求。他的确去到女人们那里，但却并未再理会那些议事长老。

特洛亚的集会中，传令官、权杖以及按秩序指定的发言人都明显少于希腊人的集会。在《伊利亚特》卷七中，“聪明的安特诺尔”（Antenor）（VII, 347）又提出，必须把海伦送回阿尔戈斯（Argives），因为特洛亚人违背了誓言。但帕里斯拒绝与自己的“妻子”（gynaika, VII, 362）分开，只应承退回财宝。普里阿摩斯没有理会安特诺尔的说法，作为对帕里斯的回答，他只下令暂时停战，以便再次开战之前收殓死者。政治上的建言对这位部落王影响甚微，他不愿阻挠自己的儿子们的热望，即使是为了城国的福祉。血亲就是一切。倒过来看，普里阿摩斯对家的无比眷恋，便是对家外之人的不尊重，而他父亲拉奥墨冬和他儿子帕里斯正是这一不尊重的典型。

在特洛亚这方，政治议事受限于另一种方式：特洛亚人的支持者来自远近不同的盟

友,这些盟友似乎与他们为之而战的部族(folk)接触不多。因为,特洛亚本身是一个较为同质(homogeneous)的部族,他们壮大的武力,来自相关团体的松散结盟。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指挥官和语言,尽管据说萨耳珀冬(Sarpedon)“统率盟军”(XI, 101),实际上盟军彼此间缺乏协调沟通。相较之下,协调一致的阿开奥斯人则听命于一个名字,彼此并不称为“盟友”(epicouroi, 参见 Van Wees, 1992, 39-40; Thucydides, I. ii)。各个“特洛亚”军队(contingents)的首领之间倒是没有明显的分歧,不像希腊人一方那样。

祭祀(sacred)空间和集会空间一样,也并非完全与这个城国的王室(oikos)无关。宫殿庭院[herkos]里的宙斯祭坛[Herkeios],是“城国内(domestic realm)的建筑和献祭的集中地”(Anderson, 1997, 37)。普里阿摩斯故事的其他版本描述过,刺客在普里阿摩斯家里的中心位置行刺,这个地方也就是宙斯祭坛。另一方面,与王室分开的独立神庙则常被说成是城国文化的标记,而且,特洛亚的雅典娜神庙和阿波罗神庙,的确是与国王的宫殿分开的。不过,宫殿和神庙依旧同卫城紧密连在一起。要开集会和要去祭神,普里阿摩斯的子民们就得攀上靠近普里阿摩斯宫殿的地方。从这个高处看,国王和诸神都降到城国和战场下面了。

王室的大殿位于这座城邑高耸的中心,在它与绕城而筑的城墙之间,就是低矮的城国,可以推测就是“其余的特洛亚人”的家和经济活动空间。然而,奇怪的是,在叙事中,特洛亚人行走于宫殿和外围的城墙之间,仿佛二者连在一起,而不是中间有一段距离。海伦从宫殿走到城墙边,然后又回来,没有提到之间的这座“城国”。当赫克托尔找不到安德洛玛刻时,他也是这样来回走,“循原路走过一条条铺得很平的街道……穿过那座大城”(VI, 391-392),来到斯开埃(Scaean)城门,遇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来,帕里斯也离开自己的屋子,在城墙边飞快地赶上了赫克托尔。这种“透视法”加强了“城堡的防卫者和攻击者之间的戏剧性对抗”(Scully, 1994, 10; 虽然在一些重要的方式上我与Scully有区别,但在思考特洛亚地形学上,他对我很有帮助)。这也影响到特洛亚所有与宫殿相关的重要“内部”行动。城国边界与中心宫殿之间距离的瓦解,消除了特洛亚城中所谓“四通八达”的这一部分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感觉。在亲密的王朝内部与前来攻击的无关的外国军队之间,并无一个城区中间地带。只有极少几个公共路标,即提到的埃叙埃特斯(Aesyetes)和伊洛斯(Ilus)的祖坟,虽然它们没有与宫殿挨在一起,但想必是城邦时代之前的,仍然在继续提醒人们注意皇室家庭的地位。

特洛亚现今的统治者多年来财宝无尽,物用丰厚,马匹成群,六宫窈窕,充塞内廷。特洛亚是个土地肥美之地,平原沃野,河网密布,适于农耕和牧马。在家中,细纺织物和漂亮衣物堆积如山,没人会把这个地方称为“蛮荒之地”。特洛亚温和的个性也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首领身上。普里阿摩斯对海伦说起,作为佛里几亚人(Phrygian)的盟友,他曾与亚马孙族交战(III, 189),抗击这些女武士,似乎是他有过的唯一的军事活

动了。年迈的涅斯托尔（Nestor）（I, 262 – 268）时常提及自己抗击威武的男人和男人样的马人（centaurs）的经历，他如今还在出征，而普里阿摩斯却不大像一个威猛的武士。帕里斯与墨涅拉奥斯（Menelaus）决斗之前，这个部落王被叫到平原上去发誓。但他“发抖了”（III, 259），说他不忍（或“不敢”，*tlēsom*）看着自己“亲爱的儿子决斗”（III, 306 – 307）。他同安特诺尔返回到伊立昂（Ilium），毫无疑问，也就是返回到城堡上的宫殿安全的舒适中去了（III, 313）。我们后来知道，他曾试图保住正在作战的最爱的小儿子波吕多洛斯（Polydorus; XX, 408 – 409）。在掩埋死者的休战期，普里阿摩斯禁止特洛亚人大声哭嚎；尽管淌着“热泪”，特洛亚人必须“默不作声”地火葬自己的战友（VII, 427 – 428）。也许，温厚文雅的普里阿摩斯担心的是，不克制地表达悲哀会使特洛亚人更软弱。在潘达罗斯（Pandarus）毁掉誓约之后，这位部落王允许重新开战，但却把战斗留给了儿子们。直到第 21 卷后，我们才又看到他。

虽然普里阿摩斯活得并不像个卓越（*exochos*）的武士，但却明显是出色的情色（*erotic*）种子：血气上缺乏的，他以情欲来弥补。普里阿摩斯统领着庞大的后宫，包括正妻赫库芭（Hecuba）——有些传奇说，他离弃了发妻娶了她，第二个妻子名叫拉奥托埃（Laothoe）（XXI, 85），第三个名叫卡斯提阿涅拉（Castianeira）（VIII, 305），还有不计其数无名无姓的姬妾——他称之为“宫娥”（XXIV, 497）。这样的配搭表明，情色的普里阿摩斯最起码子嗣众多，因为一个男人如果只限一个伴侣，他的子女就会有限。只有妻妾成群，儿孙满堂，一个凡人才可能接近不死的宙斯——这位众神和人类之父的后代子孙甚至不受时空的限制。普里阿摩斯育有 50 个儿子，19 个为“一母所生”（XXIV, 496），即赫库芭所出，两个为拉奥托埃所生，一个为卡斯提阿涅拉所生。有些儿子则认为，无论生母为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VI, 87; XXI, 84 – 96）。他们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碰巧知之甚详，另一些则只是用寥寥几笔带过。其余的，如同他们母亲中的大多数一样，无名无姓。这就是一夫多妻的方式。妻子和孩子，如同其他战利品，可以不断增加，开列出清单，个人的重要性却随这些数目的增加而降低了。毫不奇怪，一夫多妻的社会比一直以一夫一妻为准则的社会更经常出现杀害婴儿、烧死妻子甚至人吃人的现象（Hegel, 1956, 95 – 96, 149 – 150, 298 – 299）。

希腊的父系制度把英雄们和他们的父亲们维系在一起，英雄仿效父亲，又极力要让自己有别于父亲，超过父亲。比如，斯特涅洛斯（Sthenelus）坚持认为，他和狄奥墨得斯（Diomedes）比自己的父亲更优秀（IV, 405 – 41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银样镏蜡枪头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并不把父亲视为获得荣耀的一种鞭策；没有一个儿子借用他的盔甲，或以他为榜样。可是，他们又不让自己从生理上与他分开。普里阿摩斯的孩子与别的家族通婚，但其生活起居显示，特洛亚并不具有完全的族外婚性质，他们更像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城国。50 个儿子仍然与自己的妻子一起住在父亲的城池里，城国

的其他部分密密麻麻布满了拥挤的厢房和套房。普里阿摩斯的12个女婿也被囊括进了这个城堡上的氏族。50个成婚的厢房里，了不起的普里阿摩斯的大家庭更为壮大了(Taplin 1992, 页117; Anderson 1997, 页32-33)。一个贮藏室专门用来收藏这个膨胀的家庭共有的财物和战利品。相形之下，每个阿开奥斯英雄有的只是自己的茅屋，战利品完全分配到个人。没有剩余财物或共同储备。

特洛亚还有一支旁系家族，是从特洛斯(Tros)和达耳达诺斯(Dardanus)经由普里阿摩斯的侄子安喀塞斯传下来的。特洛亚人的族谱显示，安喀塞斯之子埃涅阿斯，在安忒诺耳的儿子们——一个毫无亲缘关系的家族——的簇拥下率领着达耳达诺斯人。因此，无论在特洛亚有多大名望，这个独立的旁系都没有属于自己号令的军队，而要在国王侄子的领导下参战。埃涅阿斯没有取代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虽然阿基琉斯讥笑过他的这一欲望(XX, 182-183)。从维吉尔的书中，我们得知，这个一脉单传的儿子如何在他乡重续了达耳达诺斯的血脉(XX, 330)。而普里阿摩斯那要由无数子嗣确保的未来，却随着特洛亚的沦陷而灰飞烟灭了。

普里阿摩斯的家庭似乎特别吸引那些与他们成为亲属的人，但却不是仅仅由于婚姻的缘故。英布里奥斯(Imbrius; XIII, 171)和墨拉尼波斯(Melanippus; XV, 547)获得了与普里阿摩斯的亲生子同等的荣誉，普里阿摩斯符合宗法(nomos)的孩子与其不合宗法(nothis)的孩子之间没什么差别。而希腊人那里则只提到过少数几个私生子，如埃阿斯(Ajax)的同父异母兄弟透克洛斯(Teucer)。阿开奥斯人每次仅纳一个掠来的女人，也不与这些女人生一大群孩子。荷马笔下，唯有普里阿摩斯这位部落王妻妾盈室，儿孙绕膝。

这样一来，普里阿摩斯就成了众多特洛亚人的长辈宗亲(progenitor)，众多在他军队服役的特洛亚人，从字面意义上看，都是军中兄弟(brothers-in-arms)。很多特洛亚人的名字都包含“lao-”这个词根，正好暗示着他们是何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个“部族”。这些兄弟们中的少数几个有特别的确切职位：波利忒斯(Polites)是哨兵，赫勒诺斯(Helenus)是占卜官，但是这些角色在政治上的影响极小。有句古老的谚语告诫人们说：“一旦你的儿子长大成人，你就要待他们如兄弟。”但是，普里阿摩斯却对自己已成年的儿子们保持着权威。阿开奥斯人则认为，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不值得信赖，并坚持要普里阿摩斯亲自发誓(he himself swear the oath)。只有在一个更为发达的城邦，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才有可能与自己的父亲有自然的平等关系。而此刻的普里阿摩斯家族，饱含兄弟情谊的告诫不会被采纳，因为兄弟实在是太多了。自从赫克托尔这个假定的继承人——这意味着他是普里阿摩斯最珍爱的儿子——率领特洛亚人作战后，就有人声称，特洛亚的权威被割裂了。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即使赫克托尔故意地——而且是悲剧性地——宣告自己的独立性时，他仍然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